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三部

《中国秘史》

中国秘史

上古秘史

第二部

(民国) 钟毓龙 著

第二十八回

尧改封于唐 羿往杀楔揄

不提狐功动身而去，且说这时孔壬已从相柳处回来了。一日，驩兜、孔壬、鲧三人正在朝堂商决国事，忽报北方沈侯有奏章前来。原来沈侯就是台骀的儿子，台骀死了，受封于沈。他的奏章是为冀州北面少咸山地方近来出了一个怪兽，牛身人面，马尾虎爪，名叫窋窋，大为民害，无法驱除。不得已，请帝派人前往设法剿杀，以安闾阎等语。孔壬没有看清楚，就大嚷道：“我知道窋窋是生在弱水中的，为什么又会跑到少咸山上来？莫非它是两栖类吗？恐怕是沈侯在那里遇事生风，欺骗朝廷，要想邀功呢。”鲧道：“或者是偶然同名，亦未可知。”孔壬道：“不管他，既然是两种东西，应该有两个名字。这边是一个窋窋，那边又是一个窋窋，搅乱不清，我给它改一个名字吧。”

说着，提起笔来，竟将那窋窋二字改为楔揄二字。三人将奏章看完之后，就商议办法，究竟理他呢，不理他呢？派人去呢，不派人去呢？鲧道：“依我看来不能派人去，为了区区一个兽就要朝廷派兵，岂不是笑话吗？如派兵去，仍然杀它不掉，尤失威信，所以我看以不理他为是。”驩兜道：“我看不然，现在四方诸侯都有轻叛朝廷之心，只有沈侯随时还来通问，如今他来求救，我们再不理他，岂不是更失远人之心吗？所以我

想应该理他的。”孔壬道：“我有一法，陶侯尧现在已经改封于唐，唐和少咸山同在冀州，相去不远，我看就叫陶唐侯去救吧。如若他杀得了獬豸，当然仍旧是我们朝廷遣将调度之功，倘使杀不了獬豸，那么陶唐侯的信用必致大减，不致于和我们竞争天下了。如若他自己亲征，竟给獬豸吃去，尤为好极。”驩兜和鯀二人听了，都鼓掌大笑道：“好计！好计！就照此做去吧。”于是一面打发沈侯的使者归国，并说道：“朝廷就派人来救了。”一面又下诏陶唐侯，叫他即速前往少咸山除害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陶侯尧自从亳邑出封之后，在他的国里任贤用能，勤民恤下，几年功夫，将一个陶国治得来非常之好，四邻诸侯无有一个不佩服他。他所最注重的是农事，遣人到亳都去，将姜嫄、简狄两个母亲，并弃、契两个兄长都接了来住在一起，就叫弃做大由之官，管理全国农田之事。一日，正在听政，忽报亳都的司衡羿同逢蒙来了。尧与羿本来要好，又兼羿是先朝的老臣，慌忙出门迎接，坐定之后，尧问他何日出都，有何公事。羿听了，摇头叹息，就将近日朝廷腐败的情形及自己发愤辞职的经过统统说了一遍。尧亦叹息不置，就留羿住下。

次日，设宴款待，叫了许多朝臣来作陪客，羿一一见过。内中有个白髯老者，骨格不凡，陶侯尧待他亦非常敬重，亲自替他布席，请他上坐，又亲自给他斟酒献菜。羿看了不解，忙问何人。尧道：“这位是务成老师，名字叫跗，说起来司衡想亦是知道的。”羿吃惊道：“原来是务成老先生吗？某真失敬了。”说着，慌忙过去向务成子行礼道：“适才失敬，死罪死罪。”务成子亦还礼不迭，谦谢一番。羿道：“从前某得到一个可以避箭的药方，在颡顓帝讨伐共工氏的时候曾经用过，大大的收了功效，据说就是老先生发明的。当时某极想拜谒，以

表感谢，苦于不知道老先生的住处。后来寻仙访道，跑来跑去几十年，又随时探听老先生消息，终究没有探听到，不想今日在此处相见，真是三生之幸。”务成子道：“那个方药不过区区小技，何足挂齿。就是没有这个方子，以老将的威武还怕破不来那共工氏吗？老将归功于某的这个方药，未免太客气了。”羿又问道：“老先生一向究在何处？何日到此？”务成子道：“某一向只是遨游，海内海外并无定处，前月偶尔到此，承陶侯殷殷招待，并且定要拜某为师，某不好过辞，只能受了，计算起来，亦不过四十多天呢。”两人一问一答，渐渐投机，羿无事时，总来找务成子谈谈，好在务成子亦是个并无官守的人，正好和羿盘桓。

一日，陶侯忽然奉到帝挚的册命，说道改封于唐，亦不知道是什么原故，只得上表谢恩，并即日预备迁徙。可是那陶邑的百姓听见了这个消息，顿时震动得不得了，一霎间扶老携幼，齐来挽留。陶侯一一好言抚慰，并告诉他们这个君命，无可挽回的。众百姓听了，亦无可奈何，但只是恋恋不舍。到了陶侯动身的那一天，差不多全邑都跑来走送，而且送了一程又一程，直至十里之外，经陶侯再三辞谢，方才哭拜而去。

这里陶侯奉了姜嫄、简狄、庆都及弃、契兄弟，又和务成子、羿、逢蒙等一大批臣子径到唐邑。一切布置经营自然又要费一番辛苦。

一日，忽又奉到帝挚的诏令，说道：“现在少咸山有异兽獬豸，大为民患，仰即遣兵前往剿灭，以安闾阎。”等语。陶唐侯拜受了，即刻召集臣工商议，大家都很诧异，说道：“一只野兽食人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就近的国家尽可以自己设法剿除，何至于要我们起兵远征呢？”务成子笑道：“这个不然，这只獬豸确是异兽，不容易剿除的。它生得龙头、马尾、虎爪，

长四百尺，是兽类中之最大者。而且善走，以人为食，遇有道之君在位则隐藏而不现，遇无道之君在位，则出而食人，他们哪里能够剿除呢？”群臣道：“我们新得到此，诸事未集，哪有工夫分兵出去？且待我们布置就绪之后，再去救吧。”陶唐侯道：“这个不可，一则君命难违，二则民命为重，不可缓的。”言未毕，老将羿起身说道：“老臣有多日不曾打猎，很觉手痒，既然有这样异兽为患，虽则务成老先生说不容易剿除，老臣且去试它一试，如何？”务成子笑道：“老将肯出手，想来那只獬豸的寿命已经到了。”陶唐侯大喜，就说道：“司衡肯劳驾一次，甚好，请问要带多少兵去？”羿大笑道：“不过是一只野兽，何至于用兵。老臣此去仿佛是打一次猎，只须逢蒙等三数人就够了。”陶唐侯道：“不然，宁可多带些。”于是议定，带了三十个人即日动身。

过了几日，到了少咸山相近，先找些土人来问问那獬豸究竟在哪里。岂知土人一听见说到獬豸就怕得不得了，说道：“它山里呢，你们千万不要过去，要给它吃去的。”羿道：“我们此次专为杀獬豸而来，替你们除害，但不知道此地离山有多少远，那个獬豸每日何时下山，你们可详细告诉我。”那些土人听了，很像不相信的模样，朝着羿等看了好一会，就问道：“你们这几个人恐怕不知道这个獬豸的情形呢。这个獬豸，不比别种猛兽，前次我们联合了几千个人长刀大斧的去打它，还是打它不过，终究给它咬死了许多人。你们现在只有这几个人，如何中用？须要小心，不是游戏的事。”羿道：“这且不管它，我问你，这个獬豸到底要什么时候下山，你们知道吗？”土人道：“不能一定，因为山的两面路有好几条，它不是到此地，就是到彼方，所以有时候竟日日跑来，有时候隔几日才来。但是它来的时间总在申酉二时之后，午前午后是从不来的。因此

午前午后我们还敢出来做点事业，一到申刻就家家闭户，声息全无了。这一年来我们人人自危，不知道哪一日是我们的死期呢。”

说到此处，向太阳影子看了一眼，忙叫道：“呵哟不好！时候要到了，赶快回去吧！”说着，也不和羿等作别，就各自匆匆而去。羿等一千人看了这种情形，真莫名其妙，究竟不知道这獬豸有怎样厉害，他们竟害怕到如此地步。一面诧异，一面向前走。果见所有人家都关上了门，寂静无声，仿佛和深夜一般。羿道：“照此情形看来，这个獬豸一定是很凶猛的，我们须要小心，不可大意。”说着，就和各人都将弓箭、器械等取出，准备好了，再慢慢前进。走到山脚，日已平西，逢蒙问道：“我们上山去吗？”羿道：“我们新到，路不熟，天又向晚，不如回转，等明日再说吧。”哪知回转身来，天色已晚，敲着人家的门，要求食宿之地，竟没有人肯答应。羿等无可如何，只得一路寻去，幸亏得月色微明，尚不致迷路。忽见一处大木，多株连枝接叶，荫庇甚广。逢蒙道：“我们露宿究竟危险，不如到树上去，一则可以藏身，二则亦可以瞭远。”

众人听了，都以为然。于是先将所备干粮打开分散，大家饱餐一顿，然后一个一个爬上树去。那些树上的宿鸟一齐惊起，在半空之中狂飞乱叫，把一个寂静的昏夜顿时搅乱了。但是众人也不去理它，有的爬在高处，有的爬在低处，各自攀枝倚干，或跨桠杈，或攀枝条，个个都稳固了。正要想打个睡儿，忽听得远远有婴儿啼叫之声，大家亦不以为意，以为是民家的婴儿夜啼。哪知这声音越近越大，而且极迅速，倏忽之间，仿佛已向林后斜掠而去。羿高声叫道：“哦，不要就是那獬豸嘛！尔等须留心注意，不要睡。”众人道：“这是婴儿声音，不是兽叫。”羿道：“不然，老夫跑的地方多了，所见的野兽亦不少，

那叫声竟是各种都有的，你们须要注意小心。”说着，又叫逢蒙道：“我想来果然是那猓獠，既然跑去，必定要回转上山的等它转来的，我们射它两箭吧，这个机会不可错过。”逢蒙答应道：“是是。”于是师徒两个从高处爬到低处，拣着树叶稀疏可以瞭望的地方停下了，弯弓搭箭，凝神静气的四面注意。

等了一会，果然又听见婴儿啼叫之声，羿叫众人肃静无哗，独与逢蒙两个对着婴儿啼叫的方向仔细望去，在那朦朦胧胧之中，仿佛见一大物，向林外疾驰而来。羿等不敢怠慢，飕飕两声，两支箭一齐射去，但听得那猓獠一片狂叫，如电一般的奔去，顷刻间万籁无声，不知所在。羿道：“怪不得大家制它不下，原来它的奔跑真是快不过，老夫的箭几乎射不着呢。这次它虽然受伤了，但是并非要害，明朝上山还要留心。”

说着，便和众人胡乱在树上睡了一夜。次早，大家起身下树，再向前面而来，只见街上仍是静悄悄地。又等了许久，日高三丈，才见有几家开门而出，但还是探头探脑，像很小心的样子。一见羿等在街上走，就说道：“你们这一班人胆量太大了，这样早就出来闲逛，不怕身子被吃掉吗？”羿的从人说道：“这只猓獠昨夜已经给我们射伤了，今天还要弄死它呢，怕什么！”那人听了，还当说的是疯话，摇摇头不再理睬，就进去了。这里羿等一千人又将所备的干粮打开，尽量的吃了一餐，大家上山。羿一面走，一面吩咐众人道：“你们到了山上千万要留心，那猓獠冲过来是极快的，如若来不及用箭，还是用刀。”众人唯唯听命。到得半山，只见地上有许多血迹，其色鲜红。逢蒙道：“想来昨夜猓獠受伤之后，曾在此处休息，所以有这许多血。”

话犹未说完，只听见羿道：“来了来了！留心留心！”众人一看，只见山顶上一只大怪物如飞一般冲来，大家一齐放箭，

谁知那猊獬着了箭之后，仿佛不曾觉得，顷刻之间已冲到面前，早有十几个人被它冲倒，连用刀都来不及，有几个竟被它抓住，就要俯首去咬，幸亏得逢蒙力大，猛力向它腹上一刀刺去，那猊獬大叫一声，急忙转身来，想望逢蒙猛扑。哪知逢蒙的刀已经深入腹里，急切不能拔出，因为猊獬转身甚猛，势力又大，逢蒙支持不住，不觉倒在地下，离开它的虎爪不过一寸多，真是危险之极。然而那一把刀借着这股势力，已将猊獬肚腹划开，鲜血直淋。这里羿等一千人看见猊獬凶猛，逢蒙危险，那敢怠慢，一齐用刀向猊獬乱斩过去。猊獬究竟受伤甚重，又大叫一声，急忙向山顶逃去。羿等且不追赶，忙将逢蒙扶起，幸喜不曾受伤，其余受伤的人有九个，四个受伤尚轻，有五个为它虎爪所伤，血肉模糊，颇为痛苦，但细细察看，于性命尚无妨害。羿便将携带的伤药叫众人先给他们一一敷好包扎了，又叫几个人守护着，然后与逢蒙带了其余之人直向山顶追寻。羿道：“这个畜生受伤已重，谅来不能为患，不过我们仍要小心。”

渐渐到了山顶，只见一片平阳，有一处巉岩斜覆，仿佛一个大洞。洞外猊獬正伏着，看见人来，又立起来。羿和逢蒙早是两支箭齐射过去，正巧将它两眼射中。那猊獬瞎了，仍旧乱撞乱冲，咆哮一会，方才倒地。大家走过去一看，只见它龙头、牛身、人面、马尾、虎爪，长约四百尺，确是一个怪兽。再计点它的伤痕，除出两眼之外，只有背上一创是昨夜所射的，腹上二创一处仿佛已穿过了，一处深入里面，那箭尾还露出在外。其余众人所射的都不觉得。它的身上血流成池，想系逢蒙那一刀的厉害。羿看完叹道：怪不得此地人民惧怕到如此，原来这种大兽真是世界所少有的。我们这次来得太大意，真算侥幸之至了。”众人道：“不知那洞里还有小猊獬没有，我们且去搜搜看。”于是大家都到洞口，只见人的骸骨遍地狼藉，有些还

未吃完，正不知道有几千百具，真是可惨之至。但并没有小猓獡。羿道：“时已不早，我们下山吧。”有一人道：“这猓獡究竟死不死？我再斩它一刀看。”说罢，一刀斩去，哪知猓獡竟还未死，嘴里叫起来，四足乱动，仿佛还要想立起来。众人道：“好不好！我们再斩吧。”于是大家一齐动手，斩了许久，脏腑都露出来，料想不能再活，大众方才转身。

到了半山，扛了那几个受伤的人一同下山。天已昏黑，细看所有人家依旧和昨日一样寂无声息，只得仍到那树林下休息。这时大家都疲倦了，吃过干粮，倒头便睡。因为猓獡已除，大家放心，这一觉直睡到红日高升，方才醒来。细看那受伤的人已无大碍，替他们换了些药，又吃了些干粮，然后羿和逢蒙几个人再走到街上去。见了土人，便告诉他：“猓獡已经杀死。”那些土人听了都不相信，说道：“世上决无如此大本领，几个人就能杀死这样怪兽的。”羿道：“你们如不信，只要到山上看就是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却又不敢。逢蒙道：“我等和你们同去，难道你们怕死，我们都不怕死的嘛？”众人听了，还是犹豫。羿道：“我们来欺骗你们做什么？你们如再不信，那边树下还有几个我们受伤的同伴卧在那里，难道受伤亦是伪造的吗？”

众人听了才有几个大胆的说道：“那么我跟你们去看，但是你们切不可造谎，这个不是玩意儿的事情呢。”羿和逢蒙听了，亦不作声，带了他的从人迈步向前，那些土人陆续跟着。走到半出，看见斑斑的血迹，众人方才相信了。走到山顶，众人看见那猓獡的尸首如此庞大怪异，个个惊骇，个个切齿，又个个快心。走到洞边，看见这许多骸骨，无不伤心泪落，有的哭父母，有的哭妻子，有的哭兄弟亲友，都说从前给猓獡吃去的，如今认明白了。于是大家环绕拢来，把羿和逢蒙一干人

感激崇拜得和天神一般。有一个人问羿道：“你这位老翁究竟是哪城来的天使？”羿道：“老夫是陶唐侯遣来的。”

大家听了，齐声道：“原来是陶唐侯遣来的，怪不得有这样大本领。前日有人说，亳都天子已经叫人来剿除异兽了。我们想亳都天子那种无道，哪里会遣人来管我们百姓之事呢？”羿刚要分辩，有一个人接口问道：“陶唐侯既然叫你老先生来替我们除害，为什么不预先知照，使我们可以供给招待，略尽一点心呢？”羿道：“陶唐侯最怕烦扰百姓，你们这里受獬豸的残害已经够了，哪再可以来烦扰你们。况且这次不过一个奇兽，并非敌国强兵，我们同来的亦不多，不过和打猎一般，何必又烦扰你们呢？”众人听了，益发感戴陶唐侯不置。于是一齐邀请羿等下山，置酒款待，十分真挚，羿等再三称谢。过了多日，那受伤的人已大愈了，才整队回国。这里众人自将獬豸尸肉脔割分食，又将它的骸骨焚化扬灰，方才泄恨。按下不提。

且说羿等归国之后，陶唐侯慰劳一番，随即拜表到帝挚处复命。这时帝挚在位六年，荒淫无度，借生病为名，将一切政治都托付在驩兜、孔壬、鲧三个人身上。这日，三个人正在议事，看见陶唐侯表文到了，欢兜就向孔壬说道：“陶唐侯居然能够杀了獬豸，以后威名愈大，恐不可制，将如之何？”孔壬道：“不要紧，前日我接到四方报告，作乱的人正多着呢。东方有大风，占据沿海一带；西方有九婴，占据凶水之地。听说都是有非常本领的。南方更有一条妖蛇，盘踞在洞庭之野，给它吃吞的人民不少，所以南方奏报有多年不通了。好在各地诸侯多不来报告请援，所以我们亦落得随他去。假使来请救起来，我们只要下令叫陶唐侯去，料想陶唐侯那边所靠的不过一个羿，东西南北各处叫他跑起来，也尽够断送他的老命了。况且陶唐侯虽则是个大国，不过百里，兵役粮饷都有限，我们叫他

去打仗，不给他接济，包管他坐困，岂不是好吗？”

驩兜一听，对于陶唐侯一层倒反毫不在意，对于南方妖蛇先着急了。忙问道：“南方有妖蛇，汝何以知之？这个消息的确吗？”孔壬道：“为什么不确？我们忝居执政，天下四方之事都应该有人在那里探听，随时报告，你不知道，真太麻木了。”驩兜正要问他详细，忽见家中有人来请，说有要事。驩兜乃不再问，就匆匆而去。

第二十九回

巫咸弟子佐三苗 羿往桑林杀封豕

且说驩兜回到家中，只见三苗、狐功陪着几个服式奇异的人坐在那里，男的也有，女的也有，看见驩兜都站起来。狐功上前一一介绍，指着几个男的道：“这位是巫先先生，这位是巫祠先生，这位是巫社先生。”又指几个女的道：“这位是巫保先生，这位是巫凡先生，都是巫咸老先生的高足弟子。”驩兜听了，慌忙一一致礼，让他们坐下，就问狐功道：“巫咸老先生为什么不见？”狐功未及开言，巫先代答道：“敝师尊承司徒宠召，又承狐功君不远千里，亲自枉驾，感激之至，极愿前来效力。只因山中尚有些琐事未了，不克分身，是以特遣小巫与巫凡君前来听候司徒驱策。将来敝师尊事了下山，再到司徒处谒见谢罪，望司徒原谅。”

驩兜听见说巫咸不来，面上顿时露出不满意之色，就向狐功道：“我久听说巫咸老先生道术高深，这次公子分封南方，为国宣劳，非得巫咸老先生同往辅佐不可，所以特地命汝前往敦请。老先生乃世外之人，不比寻常俗子，有何俗事未了？想系汝致意不诚，以致老先生有所推托，这是汝之过呀。”说着，两眼尽管望着狐功。狐功慌忙道：“不是不是，小人对于巫咸老先生真是竭力恳求的。不过老先生总是推辞，说有事未了，不能起身。并且说这位巫先生是他手下第一个大弟子，道术与

他差不多，辅佐公子，前往南方，必能胜任，他可以负责担保的。小人听他说到如此，不好再说，只能罢了。主公不信，只要问诸位先生就可以明白。”

驩兜听了，就问巫先道：“令师尊是学道之人，以清净为本，有何琐事，我所不解。”巫先道：“敝师尊自从得道之后，曾立下一个大愿，要使他的道术普遍于天下，所以近年以来广收生徒，尽心传授，以便将来分派到各州去传道。现在还有几个未曾学成，所以必须急急的教授，以此不能下山，这是实情，请原谅。”驩兜道：“令师尊现在共有多少高足弟子？”巫先道：“共有十余人。”箍兜道：“现在有几位已经派出去呢？”巫先道：“敝师尊之意，本来想将各弟子一齐教授完毕，亲自率领下山，到一处留几个，到一州留几个的。现在因为司徒宠召，不能不改变方法，先遣小巫和巫凡君前来效劳，以便即往南方传道，其余巫社、巫祠两君前往冀州传道，巫保君往雍州传道，这是已经派定的。此外各州将来必定一一派遣。不过此时敝师尊并未发表，小巫不得而知之。”驩兜一听，更觉诧异，便指指巫保、巫祠、巫社三人道：“原来这三位并不是随公子往南方去的人吗？往南方去的只有汝等二人吗？”巫先应道：“是是。”

驩兜听了，大不以为然，暗想：“我如此卑词厚礼，不远千里，去请这个贱巫，不料他竟大摆其臭架子，不肯前来，仅仅遣派徒弟，又只肯给我两个，不肯多派，情愿分派到别处去，这真是可恶极了。而且这两个徒弟一男一女，都是年轻文弱的人，究竟真个有道术没有呢？只怕是个假货，那更岂有此理了。”想到这里，正想法试探他们的本领，忽见三苗从外面引着一个病人呻吟而来，向诸巫说道：“诸位先生来得正好，昨日舍间这个人坠车伤臂，痛楚极了。据此地的医生说已经断骨，

一时恐不能全愈，可否就请诸位先生代为一治。如能速愈，感激不浅。”当下巫凡就走过来，将那病人伤臂的袖子撩起一看，说道：“这个伤势很奇怪，不像个昨日受伤的，很像刚才受伤的，而且不像个压伤折伤的，很像用金属的器具打伤的，与公子所报告完全不同，不知何故？”三苗听了，一时做声不得，勉强期期艾艾的说道：“我……我亦不知道是……是什么原故，只是这……这个伤势容易治吗？”巫凡道：“很容易，很容易，就使要它速愈，亦不烦难。”说着，就在他所带来的许多箱簏之中拣出一块黄布拿来，将那病人的伤臂扎住了。那病人疼痛非常，叫唤不止，巫凡也不去理他。扎好之后，左手托住伤臂，右手叠起了中指食指，不住的向那伤臂上指点，他的两眼却是闭着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不知道念些什么。驩兜等众人亦莫名其妙，目不转睛的向他看。过了约半个时辰，只见他忽然将两眼一张，两手一齐放下，说道：“好了。”

众人细看，那病人呻吟顿止，解开黄布，只见臂上已一无伤痕，和好的人一般，大家无不骇然。驩兜、三苗至此方才倾心佩服，礼貌言谈之间不像刚才那种倨傲轻藐了。那病人谢了巫凡，便退出去。这里仆人便搬进午膳来，驩兜就邀诸巫坐下。驩兜与巫先为一席，三苗与巫祠、巫凡为一席，狐功与巫保、巫社为一席。男女杂坐，社交公开，今日总算开始实行了。好在诸巫向来本是如此的，倒亦不以为意。宴饮之间，驩兜、三苗着实恭维诸巫的神术。狐功道：“某有一事，还要向诸先生请求，不知可否？”诸巫忙问何事，狐功道：“敝小主人此次奉帝命前往南方，至小是一个大国，地方百里，境宇辽阔，辅佐的人才不厌其多。巫保、巫祠、巫社三先生虽说奉巫咸老先生之命到雍、冀二州去传道，但是并不限定日期。某想此刻请三位亦一同前往南方，到得敝小主人基础奠定之后，那时再由

三位分往雍、冀，不知此事可以俯从否？”巫社道：“这个似可不必，因为某等道术由一师传授，大致相同，并非各有特长。南方有巫先、巫凡两君同去已足济事，何必再要某等呢？”狐功道：“不然。譬如刚才受伤的人只有一个，巫凡先生治起来自然从容了，假使同时受伤的不止一个，那么岂不是延长时间，使病人多受苦痛？而巫凡先生一个人自朝至晚，一无暇晷，亦未免太辛苦。”巫祠道：“这亦不然。一人有一人的治法，多人有多人的治法，可以同时奏功，不必人多。”三苗听了，诧异之至，便问：“多人用什么方法？”巫祠道：“这个不是语言可以传达的，等一会实验吧。”

三苗听了，便不言语。午膳毕后，三苗就出去了。不一会，领了许多断臂折肱的人进来，请诸巫医治。巫保道：“我来吧。”于是先叫人取一只大锅，中间满注清水，下面用柴烧煮。霎时水已沸了。巫保取一大棒在锅中乱搅，搅到后来，愈搅愈浓，竟成为膏。巫保便叫人将这膏用布裹了，去贴在那些病人的伤处，须臾之间，那许多病人都说已愈了。于是大众益发惊异，有的竟猜疑他们都是神仙的。三苗忽然跑出去，又跑进来，说道：“一个人被我杀死了，可救治吗？”巫先道：“怎样杀死的？且让小巫看一看再说。”

三苗答应，领了群巫往外就走。驩兜、狐功也都跟了出来。到得一处，只见一人仰卧血泊之中，腰间腹间血流不止，显系是刚才弄死的。巫先生将他鼻管一摸，气息是没有的了，但是身体尚温；又将他的衣裤解开，原来是用刀杀死的，腰间深入尺许，肋骨、脊骨、大肠都已折断，直拖出外面，状甚可惨。巫先看了一回说道：“可治可治，不过不能立刻见效，须要七日。”驩兜等要试验他的法术，当然答应。巫先便走到里面，将他带来的箱簏打开，取出一包药末，又向驩兜要了许多好酒，

将药末和酒调和，然后走到外面，一手擎着药碗，一手将中指、食指叠起，对着尸身指画，又念起咒来，一面念，一面两只脚或左或右，或前或后，或倚或斜，做出许多怪异的状态。做毕，俯身下去，用手指将死者的牙关撬开，随即将那碗药慢慢向他口中灌去，足足灌了半个时辰，只听见死者喉间格格作声，眼帘忽开忽合，似乎复活的样子，众人真惊异极了。灌完药末之后，巫先又叫人取水来，将他拖出的肚肠细细洗过，受伤之处敷之以药；截断之处接好之后，用针线缝起来，再敷之以药。断了的骨头亦是如法施治。再将肚肠盘好，安放到他腹里边去。然后又将他外面的皮肉用针线统统缝好，又叫人取两块木板来，一左一右，将尸身夹住，外面又用绳索捆绑，吩咐众人不许丝毫移动，这个医治手术方才完毕。众人看巫先时，已是满头是汗，想是吃力极了。

天亦昏黑，驩兜就邀巫先和诸巫到里面去坐。三苗就问道：“这死尸会得活吗？”巫先道：“必活必活，明日就可以活，过七日可以复原。”众人似信似疑。当夜诸巫都留宿驩兜家中。到得次日，大家来看那死尸果已复活了。巫先仍丝毫不许他动，早晚二次亲自来灌他的药。接连七日，解开木板，那人居然已能起坐行走。从此驩兜一家之人都崇敬诸巫和天神一般。

一日，聚集闲谈，三苗又问道：“假使一个人被伤，骨节少了一段，不知去向，有法可医吗？”巫保道：“可以医治。譬如一人的下颏被打去，可以割取别个人的下颏来补换；一个人的手足骨毁坏了一段，可以将他人的手足骨切一段来接换。不过救了这个人，牺牲了那个人，仍旧是一样，而且太觉残忍，公子切不可再拿来试试了。”说得众人都笑起来。

驩兜问道：“诸先生道术高深如此，假使有一个妖怪或猛兽毒物为人民之患，不知诸位先生有法驱除吗？”巫祠道：“